

古典文獻研究

(第十三輯)

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主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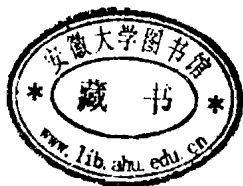
GuDian WenXian
YanJiu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古典文獻研究

(第十三輯)

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主辦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古典文獻研究. 第十三輯 / 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
編. — 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6
ISBN 978-7-80729-878-6

I. ①古… II. ①南… III. ①古文獻學—中國—叢刊
IV. ①G256.1-5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0)第159012號

- 書 名 古典文獻研究(第十三輯)
編 者 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
責任編輯 樊 昕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編 210009
發行部電話 025—83223462
集團網址 鳳凰出版傳媒網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凱建圖文製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大眾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浦口大橋北路京新村 546 號 郵編:210031
開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張 17.625
字 數 508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80729-878-6
定 價 48.00 圓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電話:025—58849828)

目次

特稿

唐荀暄墓志之“持中”是什麼官？ / 卞孝萱 (1)

文獻與社會文化研究

“不吳不敖”與“不侃不忒”：《詩經》與金文中成語零釋 / 陳 致
(4)

古代星占記述“赤方氣”的文獻學研究 / 趙 益 (20)

從許筠《閑情錄》看明代出版業及典籍東傳 / 左 江 (32)

制度、經典和觀念——清代禮學考證方法舉例及其局限 / 顧 遷
(52)

文學與文學文獻研究

“勢”文體考論 / 彭礪志 (73)

西河王濟非王武子辨——讀《文心雕龍》劄記 / 周勳初 (88)

關於《文選》“摘史辭以爲序”之是非問題——《文選》所錄作品的序
文研究之一 / 力 之 (92)

王安石《明妃曲》唱和簡析 / 嚴 杰 (108)

李清照生平新論 / 俞士玲 (112)

- 李壁《王荆文公詩注》引詩正訛 / 卞東波 (138)
計東與康熙初年文風 / 張則桐 (145)
詩是吾家事,風雅望汝曹——論清代文學世家的生發機制 / 徐雁平 (159)
李因篤的杜詩評語 / 劉重喜 (175)
四庫唐集編纂考述 / 劉玉琚 (199)
清代駢文總集編纂述要 / 洪偉 曹虹 (224)

文獻考證與文獻輯存

- 日本所存朝鮮舊藏中國古籍之研究——以成簣堂文庫藏書爲中心
/ 金程宇 (257)
舶載書目元祿七年所載明人別集小考 / 朱 姍 (274)
錢保塘輯本《物理論》訂補 / 潘國欣 (282)
中華書局版《南齊書》校補 / 丁福林 叢玲玲 (289)
《本事詩》成書年代新考 / 龔方琴 (301)
《墉城集仙錄》版本考論 / 樊 昕 (315)
宋代纂修杭州志考述 / 吳洪澤 (333)
《書小史》辨誤 / 王宏生 (344)
《點校補正經義考》平議 / 張宗友 (356)
舊鈔本古類書《秘府略》殘卷中所見《東觀漢記》佚文輯考 /
童 嶺 (377)
杜預《春秋經傳集解》所存晉太康元年地志輯考 / 孔祥軍 (388)
王安石《楞嚴經解》十卷輯佚 / 張 煜 (404)
汪辟疆先生“方湖行篋所攜”印譜釋考 / 張亞權 (423)

古典文獻學研究

- 《漢志·詩賦略》無小序問題考論 / 孫振田 (435)
《隋書·經籍志》之“梁有”新考 / 殷炳艷 張固也 (446)
《崇文總目輯釋》補正 / 趙庶洋 (461)

《文獻通考·經籍考》按語研究 / 徐有富 (473)

• 中西校勘學比較研究 •

西方校勘學概說 / 加布勒(Hans Walter Gabler)撰, 顏慶餘譯
(487)

種系發生學方法在西方校勘學中的應用 / 蘇 杰 (507)

關於校勘改字原則及細則的討論 / 武秀成 (525)

書評

文明進程與文化特質——陳致《從禮儀化到世俗化——〈詩經〉的
形成》讀後 / 朱淵清 (545)

《古典文獻研究》稿約 (554)

《古典文獻研究》稿件書寫格式 (555)

唐苟暄墓志之“持中”是什麼官？

卞孝萱

洛阳赵君平同志寄贈《大唐故^使持节_之林州诸军事林州刺史上柱国苟君墓志铭(并序)》拓片，此志具有史料价值，略為考证如下：

志云：“君讳暄，字乾禧，怀州河内人也。”

孝萱案：据《元和姓纂》：“(仅有)

(苟實、苟参。“山阳苟實，世居河南。”“唐監察苟敬恩，怀州人，云其后。”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苟参见《汉书》七〇《陈汤传》，父實。同书九八云：‘更嫁为河内苟賓妻。’山阳属河内郡，然则《姓纂》之苟實，殆即今《汉书》之苟賓也。賓、實形似，故易传讹，‘南’字似当正作‘内’。”岑校，是。苟暄墓志作“河内人也”。苟暄为苟賓后裔。

志云：“曾祖襲，西魏清水郡守，周职方中大夫、洮州刺史。”“祖华，周成安县子，辅国将军，乐都郡守，随北江郡守，皇朝授银青光禄大夫。”“父纬，随秦孝王府司兵参军，上郡洛交县令。”

考證案：王仲華《北周地理志》卷一《關中尹州》、卷二《隴右·秦州清水郡、鄯州
 乐都郡》、卷十《河北·相州魏郡成安》等條，可參考。岑仲勉《隋唐史》卷上：「初唐」^{（洮州）}
 又案：正史无苟叡、苟華、苟緯傳。
 開作隨。」

志云：「大業中，蔡孝廉，除临汾郡司功。」（唐）授晉州臨汾縣令。
 「加正議大夫，后改為輕車都尉尉。」「轉為絳州曲沃縣令。」「貞觀元年，入為
 司農丞。」「五年，遷益州雒縣令。」「十一年，擢授洛州持中。」「十七年，轉
 同州持中，尋加朝議大夫，進行別駕。」「永徽四年，遷魯王府長史兼檢校
 州都督府長史。」「五年，拜使持節楚州諸軍事，楚州刺史。」「進位柱國，
 顯慶初，加上柱國。」「五年……十一月廿三日葬于洛州河南縣長仁之冷山，禮也。」

考證案：《舊唐書》卷四十二《職官志一》：「（貞觀二十三年七月）改諸州治中
 為司馬。」卷四十四《職官志三》：「魏晉已下，州府有治中，隋文帝改為司馬，煬
 帝改為贊理，又為丞，武德改為治中，永徽避高宗名，改為司馬。」《通鑑》卷三
 十三《職官典十五》：「開皇三年，改治中為司馬。煬帝又改司馬及長史，併置贊治一人，
 尋又贊治為郡丞。唐武德初，復為治中。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即位，遂改諸州
 治中並為司馬。」可見唐高祖太宗兩朝，諸州无「持中」之官名。苟暄墓志^{（洛州）}同州
 「持中」，于史无据，需要考證。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志彙編》六二〇頁《唐故定州司馬蔡君墓志銘（并序）》：
 「公諱君長，……皇運之始，以公見幾先覺，遂授定州司馬。貞觀之際，乃辭老歸于田
 里。……以儀鳳二年二月十五日□于河南縣平乐乡中岭之阳，礼也。」唐初，諸州
 有治中，无司馬。蔡君長墓志撰于儀鳳時，避高宗諱，改稱治中為司馬。讀者不
 能誤解為高祖朝已有司馬之官名。

同步二二二頁《大唐故荊州司馬輕車都尉崔君墓志銘(并序)》：“君諱泰，……(貞觀)六年，遷荊州司馬。……^粵以永徽六年十月一日，合葬于洛州河南縣平桑鄉華邑里印山之原。貞觀時，諸州有治中，无司馬。崔泰墓志撰于永徽時，避高宗諱，改稱治中為司馬。讀者不能誤解為太宗朝已有司馬之官名。

蔡君長、崔泰兩墓志，用高宗朝的司馬官名，代替高祖、太宗兩朝的治中官名，是當時避高宗諱的一種方法，但不是正規的方法。

荀暄墓志不採用上述避諱方法，改治中為持中，是正規的方法。《通典》卷二十四《職官典六》：“御史中丞，旧持書侍御史也。……大唐永徽初，高宗即位，以國諱改，改持書侍御史為御史中丞”，為我們提供了改治中為持，以避高宗諱的例證。

據《隋書》卷二十八《百官志下》：“御史台，……治書侍御史二人”。《舊唐書》卷四十二《職官志一》：“貞觀二十三年……七月，改治書侍御史為御史中丞”。《新唐書》卷四十八《百官志三》：“高宗改治書侍御史為中丞，以避帝名”。

對照之下，可以看出《通典》之“持書侍御史”原名治書侍御史。杜佑避高宗諱，改治為持。《通典》是政書，其避諱方法是正規的。荀暄墓志的避諱方法，與《通典》同。

又案，兩《唐書》中无荀暄傳。郁賢皓教授《唐刺史考全編》第八編《淮南道》卷一二四《楚州(淮陰郡)》亦无荀暄之名。

綜合以上，荀暄有証史補史的重要價值。
(墓志)

附記：卞孝萱先生(1924—2009)是本所資深教授，為南京大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學科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卞先生早歲即致力於碑傳之學，後編有《辛亥人物碑傳集》及《民國人物碑傳集》。治唐五代文史，于碑志證史，創獲尤多。此文是卞先生去世前不久所撰，反映出先生在此方面的一貫的治學特色。適值先生逝世周年臨近之際，本刊特為影印發表，以志緬懷。

“不吳不敖”與“不侃不忒”： 《詩經》與金文中成語零釋

陳 致

兩周金文辭例中，多有與《詩經》中語句重合者，學者每以為是金文的作者徵引《詩》句。如師匄簋（孝王時器）有銘文作：“日天疾畏（威）。”毛公鼎（孝王時器）作：“啟（扞）天疾畏（威）。”《詩·大雅·召旻》、《小雅·雨無正》、《小雅·小旻》皆有“旻天疾威”一語^①，與金文中之文句正相合；西周晚期《大克鼎》銘所謂“出內（納）王命”、“出內（納）朕命”與西周中期師望鼎“虔夙夜出內（納）王命”，《詩·大雅·烝民》中“出納王命”一語與之亦相合；2003年眉縣楊家村所出逯鼎、逯盤諸器中與詩句相合者也有不少，如逯盤銘文中之“柔遠能邇”^②，亦見於西周晚期之番生簋和大克鼎銘，《詩經》中則見諸《大雅·民勞》，《尚書》中《顧命》、《舜典》、《文侯之命》並見。其他例證尚多，不煩舉證。如戰國晚期中山王譽方壺銘文“不敢荒”一語，《商頌·殷武》作“不敢怠遑”，“夙夜匪解”一語，《大雅·烝民》、《大雅·韓奕》作“夙夜匪解”，“克災克卑”一詞

① 本文所引《詩經》本文，及毛傳、鄭箋、孔疏，並見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阮元校刊宋本《十三經注疏》，不一一備注。

② 李零《讀楊家村出土的虞逯諸器》，《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3期，第16頁。

《大雅·皇矣》中作“克順克比”，“於虜攸幾”一詞，《周頌·訪落》一詩中作“於乎悠哉”等等，學者如于豪亮、李學勤諸先生都指出銘文在引用《詩經》中的成句。但是置之通篇銘辭中，這些詞語實為行文中所必具，與傳世文獻中引詩的文例完全不同。

筆者在《說南——再論〈詩經〉的分類》一文中曾就江蘇丹徒地區背山頂春秋墓中發現的逯邲編鐘銘文的釋讀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銘文“我（以）（夏）（以）南，中鳴媿好。”並非如學者指出的稱引《詩·小雅·鼓鐘》中“以雅以南”一句，而是當時的習慣用語^①。同樣如此，金文中可以看到與《詩》中文句重合者尚多，與“以夏以南”的情況相類，絕大多數都非引詩，前舉諸例即是用當時成語。

實際宋代的學者已注意到了這種現象。王質《詩總聞》卷十八釋《江漢》“告于文人”云：“此文人，召虎先世也，古彝器多稱文考。宰辟父敦：‘用對揚王休命，用作文考寶敦’。”朱熹云：“古器物銘云：‘卞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卞其眉壽，萬年無疆。’語正相類。”^②至清代乾嘉時期，學者始廣泛注意到銅器銘文與《詩經》文本互讀的問題。其中卓有貢獻者有莊述祖、王引之、馬瑞辰、阮元、俞樾諸家^③。近代以來，王國維^④、劉節^⑤、屈萬

① 陳致《二南：南方的樂鐘與雅音》，《國學研究》第13卷（2004），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16—17；《說南：再論〈詩經〉的分類》，《“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2卷，1998年3月，第373—375頁。

② 朱熹《詩經集傳》卷七，第21頁。《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③ 陳致《古金文學與詩經文本的考釋研究》，收入勞悅強、梁秉賦編《經學的多元脈絡——文獻、動機、義理、社群》，學生書局，2008年，第289—332頁。

④ 王國維《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觀堂集林》，中華書局，1959年，卷二，第75—84頁。

⑤ 劉節《古代成語分析舉例》，《古史考存》，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56—376頁。

里^①、于省吾^②、徐中舒^③、姜昆武^④諸先生，曾就先秦成語作過考訂，以《詩》、《書》等文獻及金文資料為主要依據，皆精審不刊。而兩周四字成語已有很多，往往在文獻資料中被湮沒。與其說是彝器中稱引《詩》句，毋寧說是當時《詩》、《書》與金石文字的習慣語詞略同。其中有些詞語，如《小雅·天保》：“是用孝享”，《周頌·載見》：“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兩周金文中“用享用孝”、“以享以考”、“用孝享”及其他變化形式凡數十見，每用於祝頌，亦為當時慣用語。這些顯然是《詩》、《書》襲用祭祀中之祝禱語詞。

王國維所列舉之成詞，屈萬里先生嘗撮舉如下：

1. 不淑，不弔，猶言不幸。
2. 陟降，猶言往來。
3. 舍命，與專命同意，即傳布命令。
4. 神保，為祖考異名。
5. 配命，謂天所畀之命。
6. 彌性，即彌生，猶言永命。
7. 不庭方，為不朝之國。
8. 戎工，為兵事。^⑤

劉節又補釋王氏之說，屈先生在王氏之基礎上又補數語如下：

1. 周行，即周道，謂周室之通道官道。

① 屈萬里《詩三百篇成語零釋》，《書傭論學集》，臺灣開明書店，1970年，第165—185頁。

② 于省吾《澤螺居詩經新證》，中華書局，1982年。

③ 徐中舒《金文叢辭釋例》，原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第六本一分，1936年，第1—44頁。《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中華書局，1998年，第502—564頁。

④ 姜昆武《詩書成詞考釋》，齊魯書社，1989年。

⑤ 屈萬里《詩三百篇成語零釋》，《書傭論學集》，第165頁。

2. 不瑕，或作不遐，與暇、假等字本字皆為段，其義通夏雅，雅為古鴉字，乃使語調曼長之語氣，若今之啊。

3. 德音，有高論卓見之義，亦有令聞，令譽之義。用之既久，亦即其言之義。

4. 不忘，當即亡，失也。

5. 九阜，九當訓為高，九阜猶高岡，高陵也。

6. 有北，北者殺伐之城，有北猶言死地也。

7. 匪人，匪民，猶今之不是人。

8. 無競，屈氏引胡承珙說，又佐以宗周鐘班簋銘文，及《逸周書》語，云詩中職競謂專事爭逐者；執競謂行爭逐之事者；不競為退讓不爭者；無競謂莫之與爭者。

9. 昭假，以宗周鐘大師盧豆秦公簋銘證之，即邵各，邵洛，邵格也。謂神之降臨。

10. 敦，《大雅·常武》鄭箋云當作屯，屈氏引孟子徵康誥文凡民罔不讞（今本《尚書》作慤），以誅訓讞敦。又引宗周鐘銘以證之^①。

于省吾^②、徐中舒^③兩先生又在王國維的基礎上增加了不少。然這些年，新出彝銘轉多，使我們看到一些前人所未見的成語。本人這些年致力於蒐集兩周金文與《詩》中所見成語，2009年4月1日在由我主持之《傑出學人講席：跨學科視野下的〈詩經〉研究》會議上，筆者發表了《從〈周頌〉與金文中成語的運用來看古歌詩之用韻及四言詩體的形成》^④一文，該文以《周頌》諸篇中所用成語為綫，以金文中之習見詞語與之比勘，筆者發現，《詩·周頌》諸篇在使用祭祀成語的過程中，又有一種入韻化的傾向，而這種入韻的傾向，又與金文銘辭，特別是編鐘銘

① 屈萬里《詩三百篇成語零釋》，《書傭論學集》，第165—185頁。

② 于省吾《澤螺居詩經新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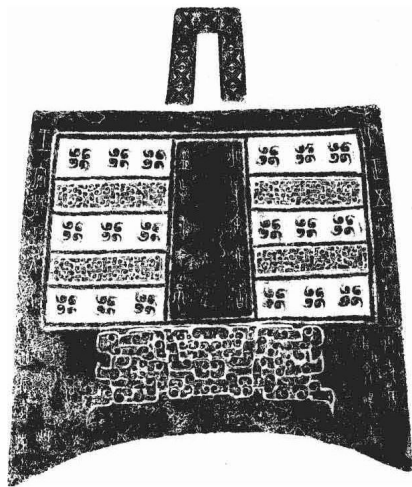
③ 徐中舒《金文叢辭釋例》。

④ 收入陳致編《跨學科視野下的〈詩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7—59頁。

文逐漸變得規則，並且入韻，幾乎可以說同步的。這從一個側面揭示出，在西周中期，伴隨着音樂的使用和祭祀禮辭的發展，中國的四言體詩開始逐漸形成，並且格式化。這篇文章也是我致力於金文與《詩經》成語研究的另一成果，初稿先發表於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主辦之“古道照顏色：先秦兩漢文獻研究國際研討會”（2009年1月17日），今又經修訂，以就正於方家。

嘉賓式燕以衍（《小雅·南有嘉魚》）；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大雅·大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魯頌·閟宮》）；以假以享（《商頌·烈祖》）；來假來饗（《商頌·烈祖》）

中山王譽方壺（集成 9735）銘文：“以左右厥辟，不貳其心。”越王者旨於賜鐘（集成 144）：“日日台（以）鼓之，夙暮不貲。”此貳字、貲字即忒字，學者已言之備矣。貲字秦漢以後的文獻中多為貸之或體，然在秦漢以前則多為忒字假借。1955年安徽壽縣蔡昭侯墓出土之春秋晚期兩件蔡侯紐鐘，其銘文與同墓出土六件編鐃大致相同，除個別異文之外。銘云（集成 210）：



佳正五月初吉孟庚，蔡侯_𢇛（申）曰：余唯（雖）末小子，余非敢忘，有虔不易。韙（左）右楚王。霍霍（懋懋/勉勉）豫政，天命是逕。定

均庶邦，休有成慶，既愍于心，延（延/施）中厥德，均子大夫，建我邦國，豫命祗祗，不慁不賁，自作訶鐘，元鳴無期，子孫鼓之。^①

其中德字從言（集成 210. 2—8），期字皆從其從日（集成 217. 2 銘文中“期”字上有衍文不識）。“侃”字有夷悅和樂之義，阮元謂其義同衍^②，于省吾謂《詩經》中之“衍”即金文中之“侃”。如《小雅·南有嘉魚》之“嘉賓式燕以衍”，《小雅·賓之初筵》之“烝衍烈祖”，《商頌·那》之“衍我烈祖”^③。于說精確不刊。裘錫圭指出此字在甲骨文中為舊釋為“永”或“辰”之字，並以為金文如太保簋銘文中之“王永太保”當釋為“王侃太保”，又舉衍、愍、侃等通借之例，令人信服^④。所謂“式燕以衍”，其實就是“式宴式侃”，或“以宴以侃”，《詩經》與金文中常見的組合是用：“享”（即鄉、卿、饗）、“孝”（即考或“𡈼”）、“喜”、“樂”、“匱”（即燕或宴）連用，或用“式”、“用”及“以（厶）”作連接。宋人王楙《曄堂集古錄》著錄的弔夜鼎銘，其文我頗疑為“用侃用享”：

集成 2646 弔夜鼎



① 安徽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科學出版社，1956年，第10頁，圖版44—51。銘文釋讀皆從于省吾《壽縣蔡侯墓銅器銘文考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中華書局，1979年，第41—42頁。

② 裘錫圭《釋衍、侃》，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與中國文字學會編《魯實先先生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94年，第6—12頁。修改版見馮天瑜主編《人文論叢》（2002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328—335頁。

③ 于省吾《澤螺居詩經新證》，第26頁。

④ 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三。

弔夜鑄其饒(饒)鼎。△征△行。用鬻(侃)用鬻(高)。用旂鬻壽無疆。

此鬻字之籀文在《說文》有著錄，見下。

《說文》：“鬻也，從弼，侃聲。諸延切。”(卷三下，鬲部)徐鍇《說文繫傳》卷六：“鬻也，從鬲，侃聲。鍇曰：‘此今饒字，《春秋左傳》曰：饒於是，鬻於是。’遮延反。”《說文》又有“羹”字，字形如下：

《說文》：“五味盂羹也，從弼从羔。詩曰‘亦有和鬻’，古行切。”《殷周金文集成釋文》釋銘文中此句云“用鬻用烹”，其所本應是據此。然“烹”與“享”本為假借。《鐘鼎款識》著錄《孟申作鼎彝》，錢坫釋文云：

鼎當作鬻。《說文》作羹，從鬲，羊聲。羹也。《玉篇》有鬻字，訓同，亦作羹，同鬻。《詩·采蘋》：于以湘之。《韓詩》作鬻。《史記·封禪書》云：鑄九鼎皆嘗亨鬻。^①

莊述祖釋《周頌·敬之》“我將我享”一句云：

《韓詩》：“于以鬻之”，《毛詩》借湘，《傳》曰：“湘，亨也。”是毛訓鬻為亨。此《傳》：將，大；享，獻也。大字為後人妄增。篆文鬻獻之鬻與鬻飪之鬻本一字。《傳》將亦訓鬻，或疑鬻、鬻覆衍，改鬻

① [宋]王厚之編，阮元校刊《鐘鼎款識》，《續修四庫全書》，第901冊，第477頁。

為大。^①

所謂“烹”即享字。而“用鬻”的“鬻”字上半中間從宮。即享，即烹。春秋晚期甚六妻鼎銘亦云：“台煮台享”。其中煮字與弔夜鼎中之鬻字，享字與“鬻”寫法極相似，皆用其繁難寫法。弔夜鼎銘中所謂鬻字上半中間一形從侃。西周晚期保侃母壺（集成 9646）銘文中之“侃”字右下之形，與此正相似。《周易·漸卦》：“《漸》：女歸吉，利貞。初六：鴻漸于淵，小子厲，有言，不終。六二：鴻漸于盤，飲食衎衎，吉。”^②“衎衎”之異文，或作“侃侃”，或作“衍衍”（熹平石經）。上博簡《周易》，此字作：



字對照起來看，簡書加繁，金文從簡。我想春秋早期的弔夜鼎，與上博簡一樣，皆為侃字後來之演化出來的繁難寫法。西周晚期保侃母壺銘文中“侃”字為以下之形：



其右下所從之弔夜鼎銘中“侃”上半中間所從之形應該是相同的。從銅器銘文來看，用“侃喜”一類詞句的，絕大多數是樂鐘和飲食器，故我以為弔夜鼎此句當讀作“用侃用享”，其文例當如王孫誥鐘銘文之“用匱以喜，以樂楚王諸侯嘉賓，及我父兄諸士”。其義大略似齊罍氏鐘（集成 142）中之“用喜用樂且文考，用匱厶（以）孝”。金文常見的是“侃”與“喜”連文，或作“侃喜”，或作“喜侃”。如今仲鐘銘（集成 65）云：“用侃喜前文人。”吳生殘鐘（集成 105）師臾鐘（集成 141）五祀猷鐘（集成 358）銘云：“用喜侃前文人。”井人女鐘（集成 110）作：“用追孝，孝侃前文人。”鮮鐘（集成 143）銘曰：“用侃喜上下，用樂好賓。”士父鐘（集成

① 莊述祖《周頌口義》卷一，《續經解毛詩類彙編》，藝文印書館，1986年影印南菁書院《皇清經解續編》本，第1冊，第185頁。[清]馬瑞辰引述莊說，有幾處脫略訛誤。見氏著《毛詩傳箋通釋》，中華書局，2004年，第1053頁。

② 《周易》卷五，第63頁，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阮元校刊宋本《十三經注疏》本。